

古村落的价值认定与可持续发展

——从新农村建设谈起

祁嘉华, 孙 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 要:古村落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分布,村落与遗址的双重身份使其既具有使用价值,又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是聚落,也是文物。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古村落无疑也要与时俱进。与一般的村落建设不同,古村落的根本价值在于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于是,如何确定好古村落的文化内涵,总结村落中在建构和谐的天人关系,融洽的人伦亲情,特色鲜明的人居环境方面的经验,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是古村落得以长期存在的基础,也是古村落的价值所在。于是,古村落成为新农村,需要内外兼修,而不能只重外表;需要典主雅辅,而不能哗众取宠;需要立足长远,而不能急功近利。这种立足长远的发展观,可以使古村落在现代化的大潮中以独有的魅力来赢人,建构自身的文化资本,实现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古村落;价值认定;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TU-0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1)03-0023-06

The Evalua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QI Jia-hua, SUN Jing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village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 The dual identity as both the settlements and the historical relics makes them of not only the value-in-use, but also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the process of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he ancient villages should no doubt keep the pace with the times. Unlike the construction of most villeges, 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the ancient village lies in th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they are carrying. Accordingl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determin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ancient village and sum up the experience in constructing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wonderful human relations, and the distinctive dwelling environment,

收稿日期: 2011-01-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9XZX014); 陕西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特色学科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 祁嘉华(1954-), 男, 北京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建筑美学、建筑文化学研究。

which as a whole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ncient village to survive in the long run. Therefore the conversion of ancient villages into new ones involves both the exterior and interior repairme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dominant buildings and decoration of the subsidiary components, and a long-term perspective without any instant benefit. With a foresight view of development, the ancient village will be more attractive to build up their own cultural capital and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ancient village; evaluati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社会转型对古村落的影响

古村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人们对古村落的价值认定却不一样。以近几十年的情况看,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时期,人们更加看重古村落的使用价值,满足生活需要,几乎顾及不到其中的文物价值,那些不能使用的古村落备受冷落,成了落后的代名词。在满足了物质生活需要之后,人们对古村落的历史意义以及这种意义带来的文化价值更加看重,古村落的文物属性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如何利用好这些文物创造价值的问题也提到议程。

在这方面,国外的经历很能证明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韩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3%,城市化程度是37%,人均GDP只有82美元,农民收入不到城里人的70%，“住草房、点油灯、吃两餐”是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拆除茅草房，盖砖瓦房是当时村民的最大愿望。开始于70年代的“新村运动”也首先是从包括“草屋顶改造”在内的农村基础设施改造开始的，而不管其建造于什么年代。到了1977年，曾经被视为贫穷标志的“草屋顶”基本上全被更换为彩钢和瓦，道路设施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时的农民收入也达到了城市人收入的95.8%，城乡生活已经没有大的差别。富裕起来的民间开始有人考虑旧有生活方式的当代意义和价值，提出了旧村保护计划。在得到政府正式承认之后，由民间集资，先后在那些有历史底蕴的地区建造了水原、牙山，全州、大长今、济州岛五个民俗村。村内是从各地迁来的古旧民宅、寺

院、市场、官厅等大小建筑物，所有建筑的造型、材料、环境都保持着旧有的样子，加之从民间收集的3万多件不同风格的日常用品，很好地再现了历史上农村生活的原有面貌，与“新农村建设”形成反差。到本世纪，韩国的城市化率已经突破90%^{[1]52}，当年提出建“民俗村”创意所具有的前瞻性开始显现出来——数量少使得这些村落犹如凤毛麟角，越显珍贵；古老的环境与现代生活的巨大反差，很能让城里人耳目一新。“民俗村”的文化价值得到彰显，不仅成为本国人民旅游观光、追溯民族传统的重要场所，也成为外国人士切身体验韩国生活历史样态的绝好之处。“民俗村”也同其他创意文化产业一样走向了市场，取得了效益。

据2007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到2006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5.77亿，占全国人口的43%，其中上海的城市化水平最高达88.3%，北京次之，达84.3%，第三位的是天津，达75.7%。在此同时，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正在形成，出现了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两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徐州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哈尔滨城市群，长春城市群，合肥城市群。在这15个城市群中，中心城市的城镇人口在当地人口总量中均已超过了50%^[2]。也就是说，当年出现在韩国的城乡人口的反比例关系正在我国逐渐形成。这一方面影响到人们的需求变化——随着城乡差距的缩小，富裕起来的农村人不再盲目地羡慕城里人，城里人也因为知道了生态环境的重要而开始向往乡下风光；另一方面也为农村，尤其是为

古村落将蕴含着的传统文化转化为资本提供了机遇。

二、古村落的价值

价值取决于需要,取决于能够满足需要的资源情况。现代人对自然之美的需求所以日益旺盛,不仅因为那里的山水风光能够健康生理,也因为那里的人文环境可以营养精神,使人们得到身心上的收获。而古村落恰恰是这两种资源的集合之地。更为重要的是,古村落中蕴含着的一些人居智慧,也可以为当今的新农村建设达到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

首先,古村落中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可以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从环境上看,古村落坐落于青山绿水、草原林海、江河湖泊之间,大地上的一切都可以成为人们衣食住行的原材料,构成生活之源。形象地说,古村落实际上就是人们在自然母亲怀抱中建造出来的家园。从质量上看,古村落所面对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大地上养育出来的动物和植物是这样,利用土木建造出来的房屋也是这样,人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与生命发生关系。这便决定了古村落的生活是在生物链的循环往复中进行的,基本上不会对自然造成破坏。从结果上看,古村落的建设只在自然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进行,不太追求发展速度,因而也不会像当代社会那样急功近利,不惜以牺牲环境甚至是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

当代社会以满足眼前需要为基础,以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而不太会去考虑自然的承受与未来的情况。各种先进的技术和产品,都与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望有着直接关系。欲望的无限化与能源和环境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了能源的枯竭与环境恶化。在生命科学看来,发展,只是生命过程中某个阶段的事情,贯穿生命始终的只能是生存。就犹如长身体只能是人的一生中某个时期的事情,而不可能贯穿人生始终一样。人的生命是这样,由人构成的社会也会是这样。

古村落正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获得了长久存在。可以说,当今的新农村建设是否可持续发展,关键取决于在经济发展、环境建设、村容整治方面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其次,古村落注重人与人的融洽与亲和,可以作为当下农村人伦关系建设的基本依据。农业生产是以集体劳作的方式进行的,而构成这种集体最方便有效的方式就是家庭,共同的血缘组合为了共同的目的而进行的劳作,显然要比其它形式的合作来的紧密。像关中地区的党家村,晋南地区的各家大院,江浙一带的同里、周庄那样的古镇,最早都是从血缘宗族演化过来并保存至今。大家住在一起既有邻里之情,又有血缘之亲。个人的生老病死往往能引起全村的共同关注,牵动每一个人情感;节日庆典往往是交流情感、凝聚亲情的最好方式,即使在平时,邻里之间的串访也多不是因为有些事情要办,而是因为感情的联络。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民间风俗,与中国注重血缘宗亲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也构成了古村落中最有魅力的一种生存之道。

新农村建设要保持这样的人伦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管是当年的乡镇企业还是当下十分流行的商业贸易,甚至于为这些生产活动提供管理的各种机构,将人们组织到一起的不是亲情而是利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基本上与亲情无关,而是取绝于共事时间的长短,配合得和谐与否。当然,决定共事时间长短的根本还是取决于彼此获得利益的情况,衡量相处和谐与否的标准也少不了利益的介入。总之,评价一个企业好坏要看效益,衡量员工的水平要看业绩,评价领导的能力要看政绩等等都是当下最流行也是最让人习以为常的事情,当然,也最能体现利益至上标准的无处不在。在这样的环境中,传统的亲情关系受到挑战,人们更加信奉“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生活信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为缺少了情感而变得冷漠。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伦关系对幸福指数的影响在任何时期都是排在前面的,因而,不管是国家

还是民族,单位还是家庭,都将和谐人伦关系作为重要的事项,新农村建设当然也不会例外。在这方面,古村落旧有的家族活动、村落聚会、庙会信仰、敬祖祭祀等等活动,又何尚不是促进人们感情交流的重要途径?

再次,古村落是根据自然条件设立的,自然条件不同,与之相适应的人居环境建设也会有所不同。以陕西为例,在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中了我国南北方的自然环境特点,也形成了南北方不同的植被条件。细观这里的古村落,哪怕是建于同一时期,同一类型的建筑都带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处于黄土高原地带的陕北古村落以窑洞为主,土与石是建筑的基本材料,靠山坡而建,样式为下方上圆的纵深式洞穴,与周边的黄土地貌融为一体,形成古朴自然的建筑风格。处于秦巴山地的陕南古村落以板屋为主,木与石是建筑的主要材料,石材垒地基,建墙体,木柱木梁,木板门面,样式简单,很少装饰,整体上成排相依而建,各家又各自合围成院落,加之依山伴水,青绿相间,很有一番江南味道。处于南北之间的关中地区,兼容南北的自然条件,使这里的古村落既有以土为基础烧制砖瓦的传统,也在大量使用木材,属于典型的土木结构。由于这里是正统文化的所在地,讲究礼俗规矩的传统也在建筑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房屋的朝向开间大小有等级,院落的方位布局深浅有依据,尤其是木砖石雕的大量使用,提升了建筑的品味,也使这里的古村落在汲取南北两地建筑经验的基础上,也形成了规格布局上中规中矩、制作工艺上精益求精等建筑特点。

大工业生产必须根据一定的标准来进行,标准越统一,产品就越可能批量化生产,市场范围就越大,效益回报率也就越高。有了统一的生产标准,生产厂家就得视标准为法律,严格遵循,不然就可能被市场淘汰出局。高度的统一性在给产品带来广泛市场的同时,也使得使用这些产品的领域变得越来越统一,越来越没有了地方特色。以人居环境为例,当所用的建筑材料都趋于

标准化的时候,使用这些材料建造房子的结构、造型、工艺也日渐趋于一致。于是,在工业产品最为集中的城市,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建筑在外形上几乎都是一样的。“城市的特色在消失,地域特征在弱化,对西方建筑的盲目效仿造成了建筑风格的千篇一律”^{[3]5}。正在成为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建设具有民族色彩的中国新村落,祖先留在古村落中的经验可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这样看来,古村落为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良好的自然和人居环境,更有与这种环境相匹配的生存经验和智慧,凝聚着中国文化的不少精华。其中有人与自然的相处规则,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之道,更有使我们的生存空间保持文化个性的种种讲究。那么,如何使上述种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发扬光大呢?

三、古村落的持续发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古村落受到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处理保护和发展的的问题。作为历史遗存,古村落理应受到保护,这一点不管是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古村落也是农村,不可能因为保护而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死角,而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跟上时代的步伐。这里就出现了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从中外成功的案例看,古村落发展基础应该立足自身的文化特色,而不是盲目地去搞产业性的开发。以文化营造环境,以文化带动产业,形成这里的文化经济,是古村落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活力的根本,也是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重要保障^{[1]213}。与普通村落不同,古村落的文化打有深深的历史烙印,因而才与现实形成鲜明的反差。这是古村落的特色所在,也是古村落吸引游客,发展第三产业的资本所在。要达到这一目的,处理好以下关系至关重要。

首先,在内外兼修中有所区别。这里所说的

“内”,是指建筑内部一切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这里所说的“外”,是指建筑物外部视觉所及的东西。前者涉及饮食、起居、冷暖、卫生,主要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直接关系到住户的生活水平;后者包括建筑外形、公共设施、环境情况,主要影响人们的视觉感受,直接关系到人们对村落形象的判断。从国内外古村落旅游搞得比较好的地区来看,通常的做法是:村内的建筑以及公共场所的外观尽量保持旧有的风貌,即使是对建筑的加固维修,原来使用砖石材料的地方仍然使用砖石材料,原来使用木质材料的地方仍然使用木质材料,原来没有油漆的地方仍然不用油漆……总之,这些场所历史上是什么样子,现在仍然要尽量保持原来的样子,使其古色古香。

古建筑的内部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供游客参观,一种是供游客住宿。前者的布置也要与外在环境相匹配,旧时的家具、陈设以至于饮食起居等等尽量保持原汁原味,使人感到过去生活的原真性。后者的布置完全是现代的,与大城市的宾馆饭店没有什么两样,追求与现代生活水平的接轨,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游客都能在这种环境中找到一种“宾馆”的感觉。

经过这样的设计,古村落的外在与内在各得其所,各有魅力,在相互整合中形成了特有的基调。在一定程度上说,古村落成为新农村,绝不是简单的照猫画虎,而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创造过程,旧的保留与新的引进,绝不是简单从事就能够达到的。这便决定了,在古村落成为新农村的过程中,需要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更需要运用现代技术再现传统的多种智慧。

其次,以典为主,以雅为辅。在现实生活中,“典”与“雅”相辅相成,难分彼此,共同构成一种美学效果。但是,仔细体会,同是建筑,百年古建给人的感觉决不会等同于一座现代的家居小院。我们认为,那些能够给人以沧桑感,甚至于令人肃然起敬的建筑之美就是“典”;那些外表灵巧,给人以时尚感的建筑之美就是“雅”。显然,古村落的美一般应该以“典”为主而不太适宜“雅”。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古村落中有许多精美的木、石、砖雕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高雅之美,也承认那些小桥流水、柳暗花明、翘檐回廊、雀替花窗的优雅。但是,这些仅仅是总体效果中的点缀,古村落是岁月的产物,其文化基因中更多的是历史遗存,不管是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是比比皆是营造智慧,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给人们留下的是思接千载的敬意,而不是飘忽不定的欣赏。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历史的厚重也增强着现在的厚重,如同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4]245}。

内外兼修有助于保存古村落的基本文化格调,“典”主“雅”辅属于古村落的美学定位,这里都涉及到古村落的硬件建设问题,也是古村落成为新农村的重要步骤。要想使古村落活起来,升华出让人留恋忘返的效果,恢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说,凡是历史悠久的地方,为了愉悦身心,团结乡里,交流感情,人们总会通过一些活动将四面八方的乡亲们聚拢到一起,或载歌载舞,或集会比武,或表演游行,形成了秧歌、腰鼓、赶集、庙会等等项目。与现代的娱乐活动比较,这些流传于民间的活动少了些科技渲染,多了些乡土味道,少了些花里胡哨,多了些直截了当,少了些矫揉造作,多了些真情实感,因而,更能反应一个地区人们心灵深处的东西,属于古村落文化中一种别有魅力的财富。

再次,立足长远而不是刀下见菜。新农村建设一般都是从发展生产开始的。对古村落而言,发展生产当然也应该作为首要的任务来对待。但是,这里的情况到底不同于一般村落,为了使村子的古风不受影响,在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上也要有所讲究。从实际考察的情况看,可以总结出两种发展思路:一种是凭借外力,力求速成;一种是保持传统,平稳起步。从效果上看,前一种情况显然是想刀下见菜,后一种情况虽然也有所作为,但是并不急于求成。两者形成的效果也截然不同。在陕西商洛地区就有一处古镇。这里是秦岭腹地,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因此,在很长

的历史时间里,这里的人们以大山为伴,以小溪为邻,以土地为生,过着“久居桃花源,不知山外有汉”的闭塞日子。然而,经过一番商业开发,古镇里最显眼的地方是农贸市场常见的门面房,而老街上则狭窄而破旧,一派萧条。显然,曾经有过的资金并没有用在这些老屋的修缮加固上,而是用来盖了市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不但没有促进村落的经济发展,反而使古镇的面貌遭到破坏,引起当地人的不满。与此不同的是,渭北高原上也有一处以旧村改建而著名的村落。新世纪伊始,村里人将发展村落旅游作为经济增长点,在村子里专门辟出地方修建了一条仿古街道,名为“关中印象体验地”。虽然不是古遗址,但是,由于突出了当地特色,恢复出来的街道同样古味十足——除了青砖灰瓦、老式门窗,还保留着磨坊、织布、酿酒等等场所,容纳着关中地区古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游人可以参与其中,体验地道的农民生活,自然流连忘返。

同是古村落,同样都做了前期投入,按理说前者应该比后者更有优势。但是,实际情况却截

然相反:一个由于定位不准几乎被现代开发压垮了;一个由于活化了农村生活,以特色迎来了八方游客。事实说明,对古村落而言,要想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仅靠经济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古村落的优势在文化,只有把当地的文化优势发掘培育出来,才可能以长补短,焕发活力,而文化活力的发掘培养,需要底蕴,更需要过程,决不是靠生意场上的投机取巧就能一蹴而就的。

这样看来,古村落尽管不能走进博物馆,但是,优美的自然环境,古老的生存智慧,尤其是所具有的文物属性,使其同样具有丰富的内涵。所不同的是,散布于民间的实际处境,使得古村落必须面对许多挑战。尤其在社会快速发展时期,各种利益相互交织,使浮躁的人们很难有耐心去发掘其中的蕴藏,体会其中的智慧,也难免因为急功近利而干出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来。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城乡差距的减小,人们的消费需求也将从粗犷走向精细,从游山玩水走向探究古今,越来越带有文化色彩。这为古村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发展带来了机遇,也是古村落成为新农村的根本优势所在。

参 考 文 献

- [1]方明,刘军. 新农村建设政策理论文集[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 [2]刘士林. 2007 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N]. 社会科学报,2007-02-27(1).
- [3]吴庆洲. 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 [4]陈望衡. 环境美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